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邮工增薪运动研究

贾秀堂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 国际市场金贵银贱导致中国物价上涨, 上海邮务员工发起增薪运动。当局起初据理将其驳回, 而邮务员工不眠不休向交通部施压, 后经协商, 邮工的请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但其他关系到国家行政事务之要求被交通部婉拒。外界对邮工举动不以为然, 更有人指责并表达厌恶。此次邮工运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诱因, 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运动难以遏制的形势, 亦展现了南京政府虽然势弱但在涉及到国家政策方面不轻易让步的一面。

【关键词】 邮政薪金; 社会民众运动; 上海邮工; 增薪运动

【中图分类号】 C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7030(2016)05 — 0117 — 06

民国时期邮工运动研究尚属薄弱, 仅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集中于北洋政府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学术研究仍属少见。本文以增薪运动为切入点, 对上海邮工运动做一深入研究, 从而进一步洞悉民国社会。

一、上海邮工增薪运动的缘起及扩大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邮工的增薪运动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此次运动虽发于增薪, 但扩展到国家行政事务, 情势曾一度紧张。经协商, 当局做出一定的让步, 邮工的增薪要求得到满足, 但事关邮政事业改革之请求未被接纳。

1. 增薪运动的发起

1930 年, 国际市场上金银比价发生变动, 金贵银贱。当时中国以银元为通货, 导致物价上涨, 影响民众生活。上海邮务职工会^①以海关员工增加薪率、待遇不平为理由, 呈请邮政总局转请交通部“改善办法, 并请增加薪率津贴, 以资弥补”^[1]。

邮务职工会同时争取邮务工会^②的支持。4 月 16 日, 邮务工会开会讨论:“最后议决, 本会应作后盾。”^[1]随即呈交通部, 言:“近因银贱影响, 生活程度, 日渐高昂, 请援照海关成例, 增加薪率, 事关迫切, 请早日批准, 俾得安心服务。”^[3]由此, 在增薪一事上, 本有隔阂的两个邮工团体达成了一致, 共同向邮政当局施压。

对邮职两会之请求, 交通部即刻予以回应, 谓:“资邮务职工, 前以待遇不平, 迭据呈请改善, 经本部采取, 折中办法, 分别改订。虽上级人员薪率, 略加减折, 而一般职员待遇, 实较以前为优。……生活日高, 而受其影响者, 不仅邮局人员, 曾未

收稿日期: 2016 — 03 — 05

作者简介: 贾秀堂 (1975 —), 男, 天津人, 历史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① 上海邮务职工会成立于 1927 年, 为中上等邮工之组织, 以上海、广东、河北三地的力量最为雄厚。1929 年, 国民党清党工作完成后, 改由国民党籍之邮工主持。1932 年, 三地邮务职工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邮务职工代表大会。

^② 上海邮务工会成立于 1924 年 8 月, 为中下级邮工之组织。

闻各机关有因此请求改订体给之举……邮政为国营交通事业，与路电两政性质相同，海关则具有特殊情形，该职工会何得以曾隶海关，藉词同出一源，事事引为此例，所请增加薪率或津贴之处，应毋庸议。”^[4]事实上，北洋政府时期因邮政经济一枝独秀于万业之中，故邮工之待遇颇高。邮权被收回后，邮工待遇不但未有降低，反而屡屡提高，即使物价稍有上涨，亦对邮工生活影响不大，故交通部不支持邮职两会之请。

巧合的是，邮职两会呼请加薪之时，上海市政府正在提倡节约运动，并登报通告各界：“窃查我国经济状况，窘迫不堪。一方固受帝国主义者金融资本之压迫，而一方面亦属国民图求奢侈，不事生产之故。自何应钦氏创节约运动，登高一呼，四起响应。良以虽属消极之运动，而节约之后，金融状况，投资必多，消费以消极为用，而达积极之目的，国计民生，多利赖之。而党员与公务人员，尤应首先以身作则，藉资表率。”^[5]彼时中国内忧外患，国穷民疲，当局以消极之提倡节约运动作为挽救破败经济之策。为引导社会民众遵从运动规则，当局强烈呼吁国家公务人员起表率作用。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上海邮工不但未因此引起共鸣，反而激发了其对邮政当局的不满情绪，进而援引节约方案中某些条款指责当局，称邮政储金汇业局为骄枝机关，违背了节约的宗旨，导致邮政经济由盈转亏，故亟需撤销。交通部并不认为邮职两会之说辞合理而未予回应，这更激发了邮工不满情绪的高涨，不但增薪之请更为坚定，而且又增添新的要求。

2. 增薪运动的扩大

4月21日，上海邮务工会开会决定围绕增薪与当局交涉如下几项事务：“邮务佐以下员役改良薪率问题；改良假期；听差信差满十五年以上经简便考试升为邮务佐问题；添设局内信差安插，因公受伤或年老信差；改良差童待遇。所有抚恤金及年赏，一律照给。”^[6]可见，邮工要求变本加厉，囊括提高薪金、延长假期、改良弱者待遇、恢复抚恤金年赏。邮工要求限期答复，而交通部却久无回音。当局之态度令邮务员工不满情绪升级，并迁怒于早已心存芥蒂的邮政储金汇业局。邮职两会随即发表通告，曰：“相安三十余年而日在进展中的邮政储汇事业，给刘氏书蕃强行与邮政划开，无异将一个身体给人家野蛮的肢解了，于是我硕果仅存的中华邮政受到了死刑的宣判，日趋于危亡之途。本会和职工会历来关于邮政的及邮工自身的种种悬案，当局竟迁就无解决的诚意，汇集之几十项之多。为了要谋救邮政和救自身的一个痛快的彻底的解决，所以将第一点原因一起连带要求驱刘并储，所谓同时并举也。”^[7]邮务员工对刘书蕃及其创办的邮政储金汇业局不满已久，认为邮政储金汇业局是邮政总办刘书蕃为一己之私而破坏邮政经济的机关，此局直接导致邮政经济破败，进而影响邮工待遇，故邮工将当局拒绝增薪的不满宣泄给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刘氏。“这一斗争，同时怀有反对邮政总办刘书蕃与合并储汇局两大目的。”^{[8] 501-502}在日益不满情绪的支配下，上海邮职两会的要求再次加码，最后共计10项：“1、短长假病假及婚丧例假之增订。2、全国邮务佐以下多级薪金之改订。3、取消邮差童证书，并改良其待遇。4、邮政经济公开。5、金贵银贱津贴。6、恢复人员更动半月刊。7、更正总局通令第二0八号关于邮政总办秘书享受邮政之同等待遇。8、规定因公受伤及年老之信差为局内信差。9、明文规定服务满15年以上之信差或听差经简便考试升为邮务佐。10、年终奖励金之改良等。”^{[8] 502}除了前面提到的5项要求外，还涉及到行政、财务公开等事项。上海邮工之举动很快得到其它邮区邮工的声援，“相继而起的有北平、福州、天津、河南、河北、吉黑、西川、南京等处的各邮务工会纷起响应，以要求津贴和增加薪率为条件”^[3]。增薪运动波及范围扩大，形势愈发紧张。

二、上海邮政当局对邮工请求的应对

上海邮工增薪运动波及到其他多个邮区，形势一度紧张。为尽快弥平危机，交通部、邮政局与邮工代表协商，并做出一定的让步，终使危机解除。

1. 当局与邮工协商增薪事件

直到7月31日，上海邮职两会没有得到当局的明确答复，于是派代表赴邮政总办处探听消息，因双方不合之处较多，以致讨论颇为激烈，简略如下：

工会所提十项要求，如一、邮政华员短长假、病假、之增订及婚丧例假之新规定。三、取消差童证书，并彻底改良其待遇。六、恢复人员更动半月刊。七、更正总局通令第一零八号关于邮政总办秘书享受邮政人员之同等待遇事。八、规定因公受伤及年老之信差，为局内信差。九、明文规定，服务满十五年以上之信差或听差，经简便考试，升为邮务佐等七项，当局方面表示可以接受，或修正接受。至二、金贵银贱津贴（每月增加八分之一）及十年终奖励金之改良，（工作一年以上者，得一个半月奖励）两项，当局方面以全国邮务人员，薪金总数一千七百万，若每月增八分之一，即需二百余万元，年终奖励金以一个半月作标准，则须四十万元，表示不能接受。而工会方面亦不让步，双方态度坚决。此外，四、经济公开一项，当局方面表示可以公开，惟工会方面，以其所谓公开，表示不能满意。因工会方面对邮政汇业储金局与邮局分立，实际上将邮局现金吸收，有碍邮局前途。故所谓邮政经济公开，其真意即须将汇业储金归并入邮局，此项亦为双方争执之焦点，双方谈话无结果而散后^[9]。

童差与年老信差待遇相对较低，故邮政当局接受提高其待遇之请求。增订邮工之各种假期、恢复邮工半月刊以及信差或听差升任之规定等项，无关邮政发展之宏旨，当局亦能加以修正接受。金贵银贱之津贴以及年终奖之改良，当局不但认为不合道理，而且更担心若开此先例则将严重影响邮政经济之发展，故表示无法接受。取消邮政储金汇业局一项关系到邮政金融事业之改革，当局亦表示无法接纳。面对此种结果，邮职两会的主要目的皆落空，恼羞成怒之后遂指责当局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并策划采取行动给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很快，外界盛传邮工将要发动罢工，当局顿行恐慌，军警骤然戒备。

2. 增薪运动的最终解决

为了缓和形势，上海市党部代表与两会会晤，并担保，“立储问题呈请立法院查明废止；十项悬案均有相当解决”^[7]。上海党部的出面暂时缓解形势。8月4日，邮政总办韦以敝召集邮工代表协商解决办法，经双方让步，将未了诸条件解决。谈判结果如下：

甲：关于1、邮政经济决算预算按期公布各区；2、总办秘书不能享受邮政人员同等待遇；3、服务已满十五年以上之信差听差升为邮务佐之优待考试问题；4、另设局内信差一级，安插因公受伤或年老之信差；5、恢复全国人员更动半月刊等五件，完全照该会呈请意见施行。

乙：金贵银贱津贴之全国邮政人员，自本月份起，一律津贴两元。

丙：年终奖励金，服务满一年以上至十年以内者，一律一月四分之一，十年以上者，一律一个半月。

丁：改良差童待遇1、差童名称另定；2、起首薪水改为十五元，最高薪水改为二十一元；3、三年后不能考升为邮务佐者，一律改充为听差；4、其余各项待遇，如假期年赏抚恤金等，一律待遇。

戊：改订邮务佐以下各级薪水问题，由工会派代表，会同当局，尽于两月内修改竣事，并定于七月一日起施行。

己：改良假期问题，由两会派代表，会同当局，尽于一月内改善实行^[10]。

可以看出，除邮政储金汇业局一项外，邮工最为关心的金贵银贱津贴以及年终奖金等项一并得到解决。既然增薪达到目的，故取消邮政储金汇业局一事亦暂时不再纠缠。邮职两会当夜召集胜利大会，报告经过情形。旋即，两会致电王伯群，略曰：

前邮政当局，蔑视本会等之要求，实为酿成此次风潮之主因。本会等深知邮政缔造之艰难，不欲引起风潮，以造成种种不幸之纠纷。故于形势严重之时，力持镇静，以谋最后之解决。幸赖钧座明察，及韦总办襄助之力，得于八月四日，双方磋商之下，使各案得相当之解决，良用庆幸。于是知本会等所提之要求，无一不合事理不可解决者。但能开诚布公，稍加磋商耳。伏希钧座，此后对于本会之建议，捐弃猜疑，避除隔阂，而以诚意相见，我邮务同人，苟非丧心病狂，绝不致有危害赖以生存之

邮政也，如荷采纳，邮政前途，始有彼赖^[11]。

邮工方面坚信自身之请求合理有度，指责当局起初不察实情、置若罔闻，险些引起风波，并为当局最终坦诚协商表示欣慰，最后告诫当局应重视邮工呼求。

交通部对谈判结果亦表示接受，“7日，交部秘书长王漱芳，事务委员长窦觉苍专程来沪，宴请邮务职工两会常委，以资联欢”^[12]。8月29日，交通部职委会发表告邮职两会书：

邮政为国营之公共事业，就国内言，则造福全社会，就国际言，则造福全人邮主管最高之地位，而实际亦属一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至对于待遇之应革应兴，步骤之或缓或急，咸当本诸情势，持以公平，总期无害本事业之健全，而适合本党拥护工农利益之宏旨。在邀准者，若确为改良待遇而要求，固毋庸表示谢忱，而被驳者，既确有困难之苦衷，亦不宜稍事介意。唯其如此，则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纵有隔膜，亦当立法，而况管理者，故无所谓其蔑视而本部又何尝存有猜疑之心耶^[13]。

从文中可以看出，当局否认所谓蔑视邮工请求之事，坦诚指出就彼时邮政经济以及邮工待遇而言，提高邮工津贴确有不合之处与难言之痛，明言此事之处理秉承是非分明之原则，望邮工亦应以邮政事业大局为重。

三、外界对邮工运动的态度

邮工的待遇至为优厚，在生活费用稍高而各界无增薪要求的情形下，邮工有如此之请显得令人费解，国外人士亦抱同样看法。

1. 国内人士对邮工增薪运动的评判

外界附和邮工增薪举动之声甚少，部分人认为邮工待遇甚高，要求加薪纯属无稽，以下一段对话颇能说明此点：

童君（中学教员）金君（邮务员）共谈时旋及邮务情形。童君忽起而问金君道：现在邮员待遇确实优良，我有一个亲戚，他在本乡私立小学念了一年书的光景，就在家请得一位英文老师，每月教授费大洋三元，学了不到二年，他的父亲就叫他投考邮局，并劝他说：“现在时势不同，学问不如经验，邻家牛阿七，他识得多少字呀！确是现在已经升任邮务员了，每月的进款，比你大舅父在省府里当厅长的还多几块钱呢！”他听了父亲的话，就勇往直前的上邮局报名投考，果然考取检信生，现在已升任邮务员了，每月薪体二百多元以外，还有煤炭费，房屋，看病不用花钱，养病还给他薪水。到了一定年头，可以向公家要求发给路费，回家休养几个月，薪体照旧支领。此外，一年到底就有奖励金，老来还可以领养老金，退休的时候，可领抚恤金，这种待遇，哪一个机关能比得上呢？我们教育界人员，一天到晚，说得唇焦舌敝，赚了几十块钱，还要打叩，拖欠，弄得不合适，也许被学生逐出校，这时候，倘若没有用资，只得潦倒异乡，作上等游民，东西乞食，这两方面的生存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呀^[14]！

可见，邮务员待遇优厚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甚至在省府任职的厅级干部亦难以与其比肩，故许多青年趋之若鹜。稍有增高的生活费用对民众皆有影响，社会大多人士未有借此要求当局增薪，邮务员工表现却颇为过激，此举实在令时人匪夷所思。

待遇优握的邮务员工之所以对增薪之事如此敏感，上段引文透露出一些信息：邮务员工虽整体待遇高但存在不公现象，低级邮工无法安心接受；新旧员工，以及各派之间存在嫌隙，以致在待遇方面互相攻讦。更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时期邮工罢工对抗政府的传统在南京政府初期未有根本改变。

2. 国外人士对邮工增薪运动的态度

一些国外人士认为邮政工人因薪酬罢工实属不该，更另其迷惑的是，此等无理要求竟然被当局接受，如下文所述：

中国邮务人员，乃政府人员待遇之最优者。政府既以宽宏待遇其工会，彼辈自信任何要求，只要伴以罢工或怠工之恫吓，便可让政府俯首让步。今此等态度，居然成功矣。……熟悉天津情形之人，谅不致强称英界市政府之巡捕较劣于邮局小工或新邮差也，巡捕骨由精选而来，品行必端，体格必强，并须稍通日国文字，平时纪律甚严，只有考试及格，始能升级，欲升至巡官者，尤以英语会话为必须之科目，然巡捕开始每月只支六十元与公家之住宿及制服耳，服务五年之久，其酬资尚不若新招之邮差也。况职务所在，生命系焉，紧急之时，虽非出勤时间，亦须出勤。又不许其属于任何工会，除巡警处长命令许可之外，绝不得参加任何集会，至今此等对待，未有变更，而堪冲巡警之人，仍不见少，可见英界市政府所给之工资，在新招之巡警视之，并不太低也。奈何中国邮政局反被迫以远出时价之薪金，雇品质较低之工人乎。华北一带，不论政府私人，有其他雇主每月肯出二十一元雇粗拙之小工乎，吾人不能无疑也^[3]。

很明显，国外人士认为，就学识与品行而论，当时邮工与英国巡捕有很大差距，而其待遇却高出后者很多，甚至中外各业皆无法与其比肩。如此高待遇为何执意要求增薪？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引文虽以平、津邮工为例，但此情形同样适合上海。而在社会各业破败、邮政经济不容乐观的情形下，当局稍加折中便满足邮工加薪请求，并且双方口口声声此举皆为邮政经济的发展，诸种奇怪现象令外人不得其解。

当时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各业皆破，邮政经济虽有效率但亦发展艰难，当此之际，邮工增薪之要求为雪上加霜之举。除此之外，外国人无法容忍邮工采取强硬方式威胁政府之行为。邮务人员为国家公务员之一部分，以过激方式对抗政府已属违法，时人张裸任对此有详细介绍：

英国公务员之结社权，不特受法律之承认，且得法律之保障。惟法律上加于公务人员之限制者，即公务员不得外界所组织之工会，或与外界所组织职工会相联合。其尤为厉禁者，公务员所组织工会不得有政治目的，与政党政治组织相联合。美联邦立法中对于公务员结社权之规定，当以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之 Leoyd — Sa Follette 条例为嚆矢，其中规定：由卜务人员如仅为任何社团、联合会、俱乐部或其他任何组织之会员，不与外界定有参加罢工或辅助罢工义务之团体相联合者，不得据为降级、减薪或默革之理由。苏俄为工人执政国家，其劳动法之优待工人自不待言，其他新兴国家如德意志联邦、捷克共和国更多的视结社为人民之基本权利，而规定于宪法之中^{[15] 197-199}。

读引文可知，19世纪20—30年代，各国立法对公务员的结社权皆赋予合法的地位，而对于公务员的罢工权力始终未予以承认。同时，严禁国家公务人员有政治目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此方面规定更为严格，如下文所述：

公务员按法律本意，不能组织工会，然则退一步可有次于组织工会一等之结社权乎？此问题若以吾人按法律严格之见解而论，则公务员亦无结社之权。依一九一〇年法律之原则虽许人民结社自由，下文附有不得违背法律，曾有特别限制的除外，其次以平常情理推断，法律已不准组会，自然亦不准结社。否则准结社之结果，将必由会名变为社名，以舞文弄巧。……虽然此不过严格的按法言之，则如此也^[16]。

民国初创之时，国家公务人员本无集会结社之权利，更谈不上有罢工权，邮政工人也包含其中。然而事实上政府采取宽大态度，无形之中默认技术公务员之结社权。南京政府时期，对公务员之结社起初未承认，更禁止罢工。1929年10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工会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交通、国营产业、教育事业、公用事业各机关之工人不得援本法组织工会。”1930年6月6日的《工会法》第四条明确界定了上引第三条的范围，“包括官吏、技师、教员及雇员、事务员、及其他委任以上或聘用之人员为职员；录事、勤务及所属工厂之司书、书记及无关工业工作之雇佣人员为雇员，适用于工会法第三条之规定”^{[15] 206}。从法律层面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的邮务员工无权组织工会，更无权举行罢工，故

上海邮工组织工会令外人惊叹：“国家之雇员，诚不应组织工会，邮政人员而可组织工会，陆军、海军、警务所有人员，何独不可享受同等利益耶？”^[3]若照此下去，政府内部各色工会将鹊起，以致无法收拾。

总之，此次邮工增薪运动从1930年1月到8月，持续半年多。经谈判，虽邮工薪金不警、其所为有违法律，但政府做出极大让步加以满足。外界对此反应或者疑惑，或者厌恶，或者指责。邮工虽得了实惠，但坏了形象。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邮工增薪运动发生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其动机令外界生疑，方式令时人生厌，但最终政府对其妥协，邮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分析机理，事件的发生有着历史根源与现实诱因。

民国政府之初即于法律上严禁国家公务人员集会罢工，邮工属国家公务人员之列，理应遵从。在国家遭侵，民族受辱，人民被难的社会环境下，民众运动如潮似海，难以遏抑。同时，国家制度未上轨道，难以应对如此广阔高涨的社会危机。邮工在革命大潮中随波涌动，不顾法律规绳，不时掀起波澜，正如时人所言：“中国年来工人运动，突飞澎湃，由工会禁止时期起，经工会承认时期及工会自由时期而达今日工会放任时期，此种工人运动，亦影响公务员之团结意识，而促成公务员之结社运动，以谋改善其地位，此公务员结社之由来也。”^{[15] 196}北洋时期，留奥学生在北京成立的邮政协会拉开了中国近代邮工运动的序幕。1925至1926年间，重要城市已有邮务工会组织。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各地职工运动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1929年之后，各地工会除上海一埠外，均被勒令封闭。《工会法》颁布后，邮工组织失去了法律上之地位，但是上海邮工组织反而得到自由发展。采取运动方式迫令政府就范是邮工革命基因传承的结果。

南京国民政府之初，经过革命洗礼的邮务员工多不把当局放在眼里，此次邮工增薪运动为其不满邮政当局举措的侧面表达。1929年底，邮政总办刘书蕃建议交通部将邮政兼办的金融业务分立出来，设立专局办理，并自荐为该局总办，旋即被交通部采纳。因一直垢病刘书蕃的不检点行为，故邮务员工极力抵制由刘氏倡导的邮储分立。由此，邮务员工屡次呈文交通部、行政院，表达其对邮储分立的不满，皆被暗拒，招致邮工对交通部忌恨。金贵银贱引发物价上涨，上海邮工借此向当局提出增薪，以泄旧恨。运动以当局做出让步告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制度未上轨道，政府疲弱的现实，同时亦表现当局在关系到国家行政决策上不妥协与策略性应对的一面。

参考文献：

[1]交通部批驳邮工会增薪 [N]. 申报, 1930—04—20(11).

[2]各工会消息 [N]. 申报, 1930—04—18(13).

[3]罗心则一年来邮务工潮之回顾 [J]. 自求, 1930(11).

[4]交通部批驳邮工会增薪 [N]. 申报, 1930—04—12(12).

[5]党政界提倡节约运动 [N]. 申报, 1930—04—23(10).

[6]各工会消息 [N]. 申报, 1930—04—22(3).

[7]秘书处. 十项悬案运动特栏—十项悬案运动志略[J], 上海邮工, 1931(47—48).

[8]朱邦兴. 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M].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84.

[9] 邮务悬案交涉 [N]. 申报, 1930 — 08 — 02(12).

[11] 邮务两工会致王部长电 [N]. 申报, 1930?08 — 12(3).

[12] 交部代表欢宴邮工各委 [N]. 民国日报, 1930 — 08 — 08(12).

[13] 交部职委会告邮务两工会书 [N]. 申报, 1930 — 08 — 29(11).

[14] Solon S C Yang. 吾国邮政内幕一瞥 [J]. 自求, 1936(35 — 36).

[16] 沈云龙. 刘承汉先生访问录 [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90.